V
K276
Y181

冊 4.上
卷8-9

增刻芙蓉館集卷之八

漳浦楊一葵翹卿父

記

重修城隍廟記

豫章郡城隍神最靈相傳以為漢潁陰侯灌嬰舊矣侯破吳南略地築豫章城剪除三害其勞于國而施于民甚著既歿而人思之遂即其故宅旁為廟世祀亡斁其廟或更而遷或頹而修二千餘年前誌俱在可鏡也余不佞葵自乙未

秋奉　命司理是郡故事初莅任先一夕當齋
宿于廟禮也不佞入顧瞻神像英爽儼然低徊
久之然棟宇漂搖於風雨甃磴崩蝕於日月鼠
雀為巢丹雘俱滅廟貌不崇靈神曷妥至於齋
居便室亦已傾圮器襍荒蕪幽明無統蓋自是
每朔望伏謁輒為愀然今歲戊戌余攝行郡事
春大霖雨巨浸為災民用苦潦不佞徬徨率父
老走禱于廟神輒以晴霽夏又大旱亢陽為虐
民用苦旱不佞復徬徨率父老走禱于廟神輒

以雨霽夫惟神之貺感若應聲答若隨影余與
郡父老其曷敢忘于是虔粢盛犧牲鼓舞以報
神庥而父老復以修廟請余曰此吾志也
高皇帝定天下建郡縣俱令設城隍廟唯是保
障我境土而輯和我人民蓋其重哉而祭法所
載有功德于民則祀禦大菑捍大患則祀況豫
章為會省之郡而廟神為功德之最乎乃發帑
金併為請上司贊鏹佐之鳩工興役經始于夏
六月告成于秋九月堂殿廊如翼如庭廡廊如

562926
04-71.39

殖如門垣軒如漆如而又殿之後葺為五間以
待貯庀殿之東為祗肅廳以便齋宿廡東西辟
繪十二郡城隍之像以明朝宗圖諸善惡果報
之狀以示勸懲垣東西築石為基以杜侵越門
之外樹枋建額以聳觀瞻是舉也雖因舊為新
然無冗役無耗財無煩民庶幾其有辭于父老
而克襄夙志乎諸父老又伐石請記以使有徵
廼濡毫次第書之若夫工費之度瓦石磚木之
數周環廣狹之制則有司存不具論

重修浙江驛碑記

出杭之鳳山門稍折而東二十里為錢塘江江
之滸置郵焉為浙江驛歲久圮壞僅存門堂頹
垣廢堵周遭皆可闚入堂前後僅四壁立耳窓
櫺門屏強半脫失而東西房櫳幾成狐兎之穴
客至靡所棲止行李委頓時驚夜柝一遇風雨
彷徨罔措蓋不勝逆旅之苦焉夫古者五十里
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周禮行
人掌邦國遞傳之事以待四方賓旅故期會不

奕賓至如歸蓋其重哉今之驛遞即古遺意也
奈何令頹敝至是　淄川東溟高公来撫兩浙
諸所為防海詰戎造士庇民五年之間百度肅
如而復念郵亭之不餙為使者憂歲壬子夏余
不佞有浙之役寔治郵事公首謂余其謀所以
更新之遂檄有司相度其宜會郡邑當上計
闕下而余乃亦以代庖行事且中輟去歲秋再
過錢塘則悚然覈前謀請于高公報可遂謀諸
杭守楊君括驛傳之積羨而以屬之別駕劉君
董其役計竹木瓦石物料工作之費百有三十
餘鏹而前後堂皇左右房闥支傾苴罅規度繕
脩無所不周悉也者復搆燕室于堂之東為楹
三其西為楹三稍前搆廳事及耳房為楹八經
始于癸丑十二月告成于甲寅之二月蓋輪奐
煥然一新而規模視昔加擴矣自是問津者不
難于即次而艤舟者不苦于風濤利碩不溥哉
時余已量移越東而別駕以峻事告請為記余
惟天下之事多起于因循而卒至廢弛攷古王

制道路橋梁其小者耳猶煩司空以時脩舉夫
杭不有三竺六橋神祠梵刹乎是不過侈歲時
之遊觀盼矚而好事者且不難捐金錢為之丹
堊艧飾脩極精巧乃傳置亦王改中一事而杭
當孔道輪蹄交錯冠蓋雲集吾儕有位至缺焉
勞苦使者俾行李之不戒以為地主羞人其謂
何故余以為是舉也脩廢改柔遠人費無耗公
役不病民有四善焉然非高公之訏謨遠慮何
以令無窮之利興于一旦而非郡守與別駕之
殫精極慮又何以令非常之功成於不日哉余
不佞獲藉手告成而附姓名于不朽又何厚幸
焉爰操不聿以復劉君且以記歲月而垂之永
永云郡守楊君聯芳南靖人別駕劉君一燦南
昌人而分効其役者則錢塘典史蔣自復署驛
巡檢金凰也朝夕匪懈業有成勞得併書

遊太乙山記

盖自余司豫章李則未嘗不寤寐太乙山也山廣不過數畝然挺立江皐峭拔奇峻獨冠諸山而中有文昌祠遂名之為太乙山云伯兄應卿好古文辭讀書茲山而余壬辰家食則時時相與嘯咏其間也既而鞅掌王事別山靈且四載矣己亥秋以度支郎便道省家大夫里中則友人鄭梁甫莊貞甫黃宗熹性澤二三兄弟過我東山草堂東山去太乙山不一里而近諸君酷

有山林僻又得余佐之而後乃今為太乙山之遊也則伯兄實治具焉入山門扁題曰山房越數步為桃源路稍折而上為三逕有池象荷葉度小橋則一杯亭在焉折而北過翠微深處又數十步為茂林脩竹菁葱可人何論渭川千畝哉上梯雲磴其下為老圃余顧梁甫笑曰此豈聖門所學也折而東有橋揭曰心遠地偏亭曰夕佳晴霞返照閃爍奪目亦奇觀也已又折而西經吾廬入憑虛閣則所為祀純陽道人者閣

在空中下樹桃竹遠望之隱隱叢林間風颯颯來則樹影搖翠若明若滅取杯大嚼逸興遄飛即平臺竹林豈踰此者非純陽誰當此地哉於是西行至八角樓下樓為雲根洞路狹甚復折而北為小西天又數十步為華嚴池朱魚翠竹觀者忘倦循小橋而上為卧雲窩窩頗隘然三面石壁峭然中一大石為胡床則所為學禪處也而石壁上復架一大石蓋山至是為絕頂矣高可十丈狀如僧腦舊名佛頭今仍之下有石

題曰樵雲徑隙地一區砌石為几班荆可坐題曰手談因與貞甫彈碁敗之梁甫妬甚更為敵國又敗之梁甫恚則罰一大觥烏擧而去二黄生拍掌大笑因取酌共酌之幾醉矣又折而上至来碧亭北望太武南望丹竈東望大海西望碧山蓋四顧無遺焉亭背負巨石石後為弄九亭外員而中廣可坐數人更而東入起意亭又百步至意遠亭梯石而上為舒嘯臺余與諸君長歌互荅聲振林木令半山間之得不似鸞鳳音也耶折而南為鉤臺歷級而上俯望山麓高可百仞時清風微来白雲高飛東海之外帆影如織而南山列峯雲霧隱隱從中起也江水遠逸若匹練焉松陰接地水天交映余歡甚為酌十大爵山下望之若出樹杪更酌諸君皆欲醉而伯兄亦復共酌十餘爵不休也於時天色微昏下而入魁星亭其北為文昌祠上有大成樓余展衣而拜竦然自文昌祠度石罅為一線天石壁比立可百餘丈路長而狹仰視之則天從

隙中若一線然記曩日道臨汀登漢仙岩與伯兄同入禪林蓋見此焉輙愛之不能置不意復出鄉黨令吾家兄弟自有之扎復取杯立飲而去至水閣揭曰玉壺浮碧池魚數百聞人聲則破萍而出若數習者拆而西為別有天為桃花塢種桃千株令當春日滿塢輕紅艷冶之態何必數金谷富貴也復拆而南為艸雲蓋石室云西為一枝亭搆於木上登之凜凜欹隳下臨千仞觀最奇矣下亭而西至一經堂堂廣可方丈伯兄命即席則月已中天矣開窻遠眺烟村萬里漁火從江上往来如錯倚檻酌酒月色隳杯中呼盧而飲飛觴大叫蓋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人可以當我也於是夜深而罷

論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　庚子四川程錄

惟天下所奉一君惟君所轉移天下一機夫機者人心之橐籥也人心實自有機而不能不待化于人主故人主一誥誡而天下莫敢不覩聽焉一操縱而天下莫敢不稟令焉儻不得其所以誥誡之方操縱之術而謂籌楚可以收威三尺易於一衆則恣睢之法勝而表率之意微矣夫是以大惑不解而軌度陵夷也聖人伏而思

曰昭德所以塞違奠麗先于陳教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吾柰何不動之以其所自有而率之以其所易趨是故式金玉之度敦禮讓之風弘慎徽之指隆緣督之經而天下始各得其機焉斯本務之大者乎漢興承秦之敝慘刻之焰猶有存者至武帝而化道之方未備煩苛之令未除滲漉之澤未究沕穆之風未翔善乎董生之言之也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嗚呼洞于本乱說者曰民也戴員履方受命于帝而為人其生也林林其處也摠摠天下一王耳襲成業于累世渙大號于菌旃秉參天兩地之權豈不足以勝匹夫憑居重馭輕之勢豈不足以屈韋布擅驅使萬類鞭笞四夷之威豈不足以震懾兆庶快心斧鉞而區區于教化一司牧之任不已迂乎而非也夏楚不可廢于家而顓夏楚則賊恩非所以為化也刑罰不可弛于國而顓刑罰則束濕非所以彰軌也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

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君居高處
上則以風俗為巢宅中圖大則以民為杖昔堯
舜以時雍風動為巢以唐虞之民為杖故高而
益安艱而益固秦任刑罰用趙高李斯以鉗制
攜二之衆故有刀鋸斧鉞之慘而無標枝野麻
之風有杌隉板蕩之形而無救於傾亂危亡之
禍嗟乎天生民而立之君歆治之耶歆亂之耶
君承天而子萬民歆教之耶歆殺之耶不教而
殺謂之殃民民各有心豈其皆敢于弄法習于

為奸唯是人心善惡之機伏于方寸隱微發于
倏忽俄頃而其轉移化道之權則懸于上是故
符節契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羣黎百姓
乘是而欺探籌設鉤所以為公也上好私曲則
羣黎百姓乘是而褊衡石稱懸所以為平也上
好傾覆則羣黎百姓乘是而險于是乎倚智而
嘗奸緣巧而構釁魑魅魍魎橫奔失路少年無
賴之徒負才使氣任俠兼併武斷為姦商賈逐
末矜子母競椎刀蠅營狗苟誖謾無常椎埋屠

徇之風熾慓悍徂詐之習興伉俠跅弛之行恣
而民始滅仁棄義毀禮滅仁棄義毀禮而後衆
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弱姦回昏亂相軋而
至于敗而後人君始皇皇憂亂則不能無重法
重法不能無重罰重罰不能無重怨縱令甲日
布敲朴日煩殊死之令日下城旦鬼薪白粲胥
靡鉗鈦之屬日不絕于道路而民不堪命亂且
滋起故曰魚亂於綱罟鳥亂於繒繳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非刑罰之不可治天下也而非其所

以治也聖人曰人心至愚而神彼固實無以牖
之耳夫安有名為人而終不悟者于是乎國有
學邑有庠聯之師儒以正其習羣之子弟以陶
其風漸之以仁摩之以義節之以禮以一其趨
如是而弗若于訓則又為之求忠信之君慈惠
之長以糾虔而誘掖之于以竦動其真機漸還
其本來又且穆然深維淵然遠慮中夜而思雞
鳴而起則必不忍適已自便輳轢詆醜而放然
自恣于禮法規矩之外夫然後虛憍之心拆伉

健之志消椎埋屠狗之風化而為斧藻珪璋之
彥慓悍徂詐之習化而為奮節顯義之姿伉俠
跅弛之行化而為俶儻瑰瑋之標故朝廷無坐
率之誅廷尉無平反之譽棘林無晝嘯之鬼閭
閻無纍紲之虞仁讓自興禮義自生頑嚚自更
刑政自清雞犬自寧如是則不符節契券而信
不探籌設鉤而公不衡石稱懸而平故賞不用
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懲有司不勞而政理政令
不煩而俗美故輸稅忘費工役忘勞寇難忘死

城郭不飾而固兵刃不礪而勁敵國不征而詘
九州不合而一方域之外九夷八蠻雕題鑿齒
之衆莫不重譯獻琛交臂受事樵夫有危冠之
恥輿臺有短服之笑星辰序雨暘時五穀登鳳
凰儀于庭麒麟游于藪皇皇乎大哉夫非教化
之明效大驗乎而要非強民之所無也惟天降
生下民厥有恒性而性不能不馳于歆積歆成
障積障成迷迷之中猶有悟焉則為機機猶水
然惟所道之機猶絲然惟所染之是故于此毫

苦于彼尋丈矣執大象而天下往語豈虛哉此以知教非強世化非難事人君亦何憚而不務也則其大者也然愚以為有大務之務有先務之務我聞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人君徹天為子儼然后王君公之上豈其躬自怙遠能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而又豈必矯廣厲虛名為一切奉行故事惟是黼藻穆清湛思見曉衷素幽獨起教微渺而公卿輔弼之臣亦且朝夕獻善敗于王王和顏而受之而後內不後心外不後事怒不傷氣費不傷則垂拱稱聖以照臨四方四方相與則而象之恢恢宸極軼迹皇王務孰有先于此者嗚呼邁心玄曠弘敷斗極聖治維新固我皇輿財王也哉

君子以直道致太平代

天下之治亂係人才而人才之進退關主德世之談治者溺其旨矣主德曠而弗脩天下駭而不信而猥云兆庶易於力驅太平可以術致乎是乎恣睢五位豪傑解體夫且為桑癰夫且為煬灶土崩瓦解之勢將不旋踵矣而歆以豎非常之勳希皇王之理不亦難乎是以勵精之主遜志時敏于絪緼之上俶儻之佐都俞吁咈于殿陛之間明良合德而治化隆洽豈虛也哉愚

閑之范氏言人主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而以天下太平歸之君子之直道蓋言邪正之不敵而學之不可以已也斯原原本本之論哉請得而申之夫君也黃屋而治冕藻而王臣庶惟所奔走海內惟所順使幽遐閒留之地惟所耀於光明于勢何所不便而于志何所不快也士之品二耳匪邪則正匪正則邪彼其心疇不歆乘時自奮以依日月之末光而何以歸之人主之學與不學嗟嗟此所謂人才進退之本而天下治亂之機也嘗觀之堯開衢室舜闢揔章惟危惟微之訓交儆于臣工而奮庸熙載之績屬心于百揆明良善起之歌師濟于一堂而於變時雍之治光被乎四表皇皇乎唐哉一德交孚之盛弗可尚已若乃嚚訟之子弗率于訓而卒以啟重華之業逸豫之嗣用戚厥德而卒以釀有窮之變疇若順而弗昌罔逆失而能存蓋自古荒淫之君失仁賢以至于失人心者往往如是是故阿衡五就固聖相之擇君而微子負器

則商受之驅除也篦簬雜于叢蒸鼉黿游乎華池蓬矢射革必無幸矣人君孤立于上而舉國空虛危于累卵何言太平哉然則感應招徠之術治亂安危之機槩可覩矣是以英君察相謨謀于紫極而翼贊于穆清于是乎擴虛靈之裏鏡粹清之道杜龍漦之孽慎蒼蠅之聽蓋無逸之訓日陳于丹陛而來遊之盛侈頌于卷阿吾見夫薰蕕辨而善類安所不關其忠也淄澠判而豪傑安所不畢其慮也踔絕奇偉之士結綬

彈冠而論道經邦之臣納約自牖直道而致太平誰謂其不然然所謂直者豈必自生畛域各立門戶搆甲乙之黨而分南北之部哉又豈必居下訕上背公死黨執金陵之枸而博鷹鸇之譽哉彼其矯志崇邈游心浩然不以冥冥惰行不以昭昭飾節不隨波而流不因風而靡其見之定也即天下國家非之而不顧其守之固也即刀鋸鼎鑊臨之而不懾是故心可剖也目可懸也首可碎也足可刖也逆鱗可拙而白麻可

裂也是故進悞主之謀則帝輦可止也攄回天之力則帝裾可引也鈽亂行之奸則貴戚之僕可戮也清邪佞之黨則中要之柱可破也是故請尚方之劒而不以為迫折殿廷之檻而不以為狂矯淮南之節而不以為擅埋洛陽之輪而不以為激為如矢毋為似鈎為範我馳驅毋為詭遇操不偏之見秉如一之心高議于廟廊之上而奠麗陳教于四海九州之遠其庶政必且修明其萬事必且畢舉其精神必且流貫其威靈必且遐暢其道化玄澤必且旁魄而四塞是故雨暘若寒燠時器車表禎醴泉甄貺屈軼蓬蒲生于庭青麟赤鳳止于郊肖翹蠕動咸得其所以至于重譯解辮雕題鑿齒之邦無不獻獒貢楛來享來王太平之治抑何其顯懿隆爍也夫非直道夾助之明效哉而必自人君之好學得之蓋君明則臣良主聖則臣直雲龍風虎自古記之矣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之頌成王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當其時振

鷺充庭保大定功豈偶然哉嗟乎息馬論道者
建中興之功好觀經史者成貞觀之治手不釋
卷者豎建隆之烈夫以天造草昧之初戎馬倥
偬之際猶然矢心于典謨動情于開卷卒以集
群策而收渙散之人心臻郅隆之盛理況乎重
熙累洽之主權在握而固結深言脫口而仁恩
翔者乎其為感召招徠垂拱平章奚啻桴鼓哉
此以知治亂之機上寔操之學實成之而愚又
以為人主之學豈徒如經生學士咿唔于佔俾
哆口于多聞已乎必其儆惕于不覩不聞潛卷
于無聲無臭是故繹豳風之旨紀彤管之過脫
永巷之簪謹戶牖之銘而畫臣哲輔又日惓惓
于十漸之隱兢兢于無倦之訓于以澡雪其心
而堅忍其志則帝紘愈廓皇綱愈恢展氣毋而
襲維斗執大象而天下性非虛語也不然一暴
而十寒一傳而衆咻乃徒依阿以為悅洪恣以
為容格心之謂何而猶以諉之吾君之不能也
亂且立至矣何太平之與有故曰上下相與以